



十河信二

核心提示

日本速度最快的新干线列车“隼”号5日投入运营。提起新干线,很多人会想起日本高铁的功臣、“新干线之父”十河信二。然而,1964年10月1日,当日本第一条新干线列车正式开通时,人们在庆典仪式上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说起来,这里面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日本“新干线之父”用蒙骗建高铁

新干线计划遭遇多方反对

日本最初的新干线计划早在侵华战争时期就已成雏形。1936年,日本就计划建造连接出兵中国的港口下关和东京之间的“子弹头列车”。当时,日本甚至还有兴建从日本东京到中国北京的“子弹头列车”计划,只是因为不具备如此的经济实力而搁浅。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东京、名古屋、大阪很快成为带动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当时连接这些地区的东海道铁路线只占日本铁路总长度的3%,却承担着全国客运总量的24%和货运总量的23%。1957年,日本运输省设立了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日本国有铁路干线调查会”,就如何增强铁路线运输能力问题进行探讨。次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建造

做假账骗来财政拨款

说起这位日本国铁总裁,他与中国也有些渊源。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前夕,十河信二就到了中国东北。他不仅积极推动“满铁”参与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成为对华战争的坚定“扩大派”,还在中国广袤的黑土地上感受了铁路系统对未来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十河信二曾主持在中国东北推出最高时速为130公里的“亚洲号”列车,车上配有俄罗斯少女担任服务员的豪华餐车。要知道,当时大多数普通列车的平均时速仅为40公里。

1955年担任日本国铁总裁后,凭着自己的经验,十河信二起用了因为1951年樱木町车站交通事故而引咎辞职的国铁车辆局局长岛秀雄,让其担任铁路总工程师。“如果没有岛秀雄,十河信二是无法完成首条新干线计划的”,这句话就是后人对岛秀雄的一个评价。

十河信二为了促成日本第一条新干线,还不惜大耍手腕。后来,他在自传中披露,面对国

往返于东京、大阪间超特快列车新干线的方案。

这个方案最初遭到各方反对。在日本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铁路建设是“夕阳产业”,不能适应将来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还有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如东京大学教授今野源八郎、著名作家阿川弘之等认为新干线劳民伤财、意义不大。在铁道业界,由于日本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甚至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业界正在为连年的赤字、事故、罢工头痛,因此,从总工程师到普通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欧美国家也嘲笑落后的日本人竟然要重新捡拾已经被他们淘汰的运输方式。这时,一位重要人物出场了——时任日本国铁总裁十河信二力排众议,坚持要兴建一条新干线。

会议员的质疑,他一方面辩称新建的铁路“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大做广告,最终争取到新干线项目。

当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建设这条新干线需要3000亿日元时,十河信二意识到这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承受能力,国会肯定不会通过这笔预算。于是,他大胆地命令会计师做了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72亿元,而且想办法让世界银行那里拿到贷款。接下来,知道世界银行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以后,十河信二又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界银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非常顺利。随后,他通过老朋友、财务大臣佐藤荣作的帮忙,于1961年5月顺利地让世界银行拿到8000万美元的贷款。在这个过程中,十河信二被评论为“旁若无人般推进新干线建设”。不过,这也只是新干线建设费用的15%。

没被邀请出席庆典仪式

新干线从1959年4月20日开工建设,建到一半资金就用完了。1963年5月19日,十河信二因为需要承担大幅超出预算的责任,无法连任已经做了8年的国铁总裁。这时,他对池田勇人首相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对于十河信二的种种手腕,池田勇人也是知道的。不过,由于借了世界银行的巨款,国家的信用问题让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最终,花费了3800亿日元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新干线”,在1964年10月1日正式运营通车。

据有贺宗吉在《十河信二》一书中披露,因为种种内幕,日本国铁感到兴建这条新干线并不干净、透明,特别是继任总裁曾是兴建新干线的反对者,所以新干线通车庆典仪式在东京车站举行那天,79岁的十河信二没被邀请出席,只能孤独地坐在家看电视转播。但当天上午,国铁还是邀请他到国铁本社参加了开业纪念庆典,并且颁赠了天皇赐予的“银杯”。

国铁如此对待“新干线之父”,事后遭到媒体痛批。到了1973年,日本国铁在东海道新干线东京车站18号、19号站台上兴建了“东京车站新干线建设纪念碑”,上面竖有十河信二的胸像以及他喜欢的“一花开,天下春”座右铭。1981年,97岁的十河信二因为肺炎去世。(据《环球时报》)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嵬 著

“你看,这是谁干的缺德事?”王科长指着车胎说。

“别急,你先骑这辆车走吧,你的车先放到这儿以后再修吧。”王科长知道,又是这个人搞的恶作剧。她斜眼看了一眼那辆崭新的永久车,也怪诱人的,说了声:“那好,明天你来推吧,我还有急事。”一抬腿上车走了。

刘怀追上说:“钥匙。”把一个信封扔进车篓里,笑了。

王科长回到家一看,钥匙在车锁上挂着,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买自行车的发票,单位名称一栏填的是自己的名字。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刘怀再次来到调料科,王科长一见刘怀进来,主动站起来让座、倒茶,很热情地说:“有事?说吧。”刘怀把表递给她。她看了几眼说:“咱市里可以接收,你让她原籍所在地的市教育局在接收这一栏签个‘同意’,盖公章,送来就行了。”

刘怀心里跟揣了只兔子一样,走出了人事局,他打算把所有帮忙的人都叫到一块儿痛饮一场。不巧的是,不是找不到这个人,就是找不到那个人,

他拖着疲倦的身体走进自己的小屋。郑向阳沉着脸走进来说:“我给你说,你那个狐狸精,今天被我打了,你看着办吧!”

刘怀一愣,本能地大吼一声:“你敢!”

郑向阳冷冷一笑说:“我打过了,心疼也晚了,刘先生。”

刘怀伸手去拿凳子,“啪——”,门开了,上午打人的原班人马闯了进来,郑向阳的弟弟出手夺过凳子,摔在地上。

郑向阳郑重地宣布:“这才是开头,以后只要她不改,天天打,让她提起她姑奶奶就筛糠!我做不成你的林黛玉,她也别打算做你的薛宝钗。”

刘怀长出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床上,他不知道面前的事该咋办了。他抬起眼皮扫视了一下横眉冷对的打手们,冷笑了几声,抽出一支香烟送到自己嘴里,想起陈晶,仿佛看到她那痛苦的脸和在流血的心。

陈晶没到教室上课,她多么希望石头哥能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他一定会为自己打抱不平的。可是,他远在千里之外,只好写信告诉他。她铺开信纸,千言万语恨不得一下倾吐出来,字还没写,泪水便湿透了信纸,她不得不重换一张。信纸撕了一张又一张,半本稿纸快撕完了,一句话也没写出来。

门开了,刘怀走了进来,他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了一口气,递过来一张表,说:“陈晶,为她生气值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从长计议,回去盖章吧。”

陈晶接过这张表,看了一眼,欣然接受了刘怀要她留在许都的建议。第二天,她拿着这张表在刘怀的护送下战战兢兢上了火车,回到了鹤壁。她到教育局找到了盖章的科室,得到的答复是国家的治国方针是科教兴国,鹤壁的战略是科教兴市,兴市的根本是人才的竞争。国家有明文规定,市里不可能放走一个大学生,有特殊情况

找主管副市长签字。陈晶哪有找市长的本事,她只好求她爸爸陈保省。

回到家,她给爸爸打了个电话,陈经理回来了,问清情况后,他首先想到这准是刘怀出的馊主意,他点着一支烟,板着脸说:“你回来就是为这事?我问你,那姓刘的说结婚时让咱给他随礼,咋不听吭了?”

“他还没结婚。”陈晶说。

“他啥时候结婚?”

“人家的事,我能知道?”

“你回去告诉他,不住许都安排,章也不用盖,再问问他啥时候结婚。”陈保省摆了摆手说,“我还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啥药!我把闺女送到槐树庄当农民,也不会送给一个花花公子!”

陈晶的妈妈一会儿看看闺女,一会儿看看丈夫,疑惑不解地说:“叫你盖个章吧,你到底盖不盖?啰啰唆唆说那么多。”

“你就晕吧!”陈经理气得把手中的烟摔在地上,拉开门走了。

陈晶无功而返,提心吊胆回到学校时天色已晚。收发室的师傅喊住她,递给她一封信,一看字迹就知道是韩振淇寄来的信,接住信后她借着路灯边走边看起来。字体写得那么工整,句子写得那么流畅,文如其人,那熟悉的面孔跃然纸上,好像在绘声绘色地诉说美好的明天。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样都是大学生,自己呢?自从迈进这所学校的大门,踏进刘怀这滩烂泥中,就从痛苦中再也拔不出脚了。自己给他写的信,除了痛苦的话语就是泪水。把这些毫无价值的痛苦转嫁给他,能起什么作用?只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值吗?自己酿的苦酒,为什么要让他陪自己喝呢?想到这儿她的脸红了,便打开背包掏出那封没有写完的信,将信撕得粉碎,扔到路边的垃圾箱里,接着,自言自语地说:“重新调整书信的内容,给他一个真实的陈晶。”正走着,一个男人两手叉腰拦住她的去路,抬头一看是刘怀。

四十四

刘怀得知陈晶盖章未成,如同突然掉进冰窟窿,彻底凉了,身子一歪要倒下去,两只纤手扶住了他,他扭头一看,惊慌失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知郑向阳啥时候站在他身后。郑向阳平静的神态像是陈晶不存在,拉着他回到了住室。这一夜,两人的舌战又开始了。一个高嗓门,有哭有诉;一个是沉闷低语,句句不让,一直战到凌晨两点。天明了,刘怀走出小屋。郑向阳趴在床上放声大哭,哭罢,把刘怀的东西摔了个遍,还心不甘,下午又叫来几个人,把她置办的东西全抬走了。家具齐全、准备当婚房的小屋又恢复了它的原貌。

从此以后,郑向阳每天带人要冲进学校教训陈晶。陈晶成为学校的重点保护对象,不经学校允许不准出校门。毕业考试结束后,学校通知她提前离校。为防止离校时郑向阳再在门口拦截,刘怀在街上租了一辆车开进学校,陈晶在刘怀的护送下离开了学校,到了郊外看到后面没有可疑的人才让车停下来,又换乘长途汽车。

陈晶趴在车窗上,看到碧绿的田野,遥远的许都,昔日的母校,想起《诗经·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同是淇河的女儿,同是奔驰在回家的路上,只是当年的马车换成了汽车,许穆夫人是为了国家危急,排除众议,奔赴齐国求救国,重建家园。自己呢?不要说与许穆夫人相提并论了,就连和其他同学也无法相比,人家都是高兴而来,含笑而归,自己呢?哭着走进学校,今天又偷偷逃出了学校,真是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坐在陈晶身边的刘怀不时看看陈晶那沮丧的脸,一种失落感在笼罩着他。陈晶今天一走,如同飞走的山鹰,再次见面不知等到何年何月?几年来,

没得到陈晶,郑向阳也走了,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汽车缓缓驶进了省城繁华的大都市,他们走进一家饭店,饭后又进了一家宾馆。刘怀登记了两个房间,陈晶走进一个房间,关上了门,掏出给韩振淇未写完的信,止不住的泪水又滴在信纸上。门铃响了,陈晶擦了一下眼泪,打开门,刘怀走了进来。

这一夜,不知是天地与人间的巧合,还是天公和地冥的发怒,一股龙卷风将大树连根拔掉。地震部门测出凌晨2时32分,发生了2.3级地震。

这一夜,苦闷的陈晶也学会了借酒浇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喝吧!喝醉了就什么都忘了!刘怀拿来了白酒,两个人在房间内推杯换盏,酒劲上头,陈晶忘掉了痛苦,忘掉了郑向阳,忘掉了毕业分配,一切都被酒精给烧掉了。她觉得自己成了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人世间的一切不快和烦恼都被金箍棒砸了个七零八落。在这间房子的天地中,两人有诉不尽的衷肠,说不尽的酸酸苦辣;在这个房间里,刘怀脱掉了自己的衣服,也脱掉了醉酒的陈晶的衣服,陈晶迈入了人妻的第一步……这人生的第一次带给她的是撕心裂肺的痛和腾云驾雾的飘,不,和自己纠缠在一起的是石头哥,她喊着石头哥的名字,她的灵与肉是相悖的……(41)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